



## 筆耕心田

「事事關心應該是你寫一系列散文的切入點吧？」

「是的，……該談些甚麼社會話題，該怎樣表達自己意見，這都是我切切考慮的問題。……一星期只有兩篇文章，字數又少，理論寫不深，敘事寫不厚，但我珍惜這一週兩次的發言機會，你以為我不會寫吃喝嗎？我一樣會寫。但我想別人看見我在談吃喝中，知道我是希望透過吃喝這件事，切中反省一些道理。」

楊：楊鍾基教授

樊：樊善標教授

黃：黃念欣教授

潘：黃潘明珠女士

李：李薇婷女士

## 執筆為文：求真先於求美

楊

我很喜歡「筆耕心田」這標題，它讓我聯想到小時家家常見神主牌上「心田先祖種，福地後人耕」的對聯，這實在很能切合小思作品中的人文關懷和對文化承傳的重視。另外，「心田」兩字，合文生義，又構成了小思筆名中的「思」，雖然小思解釋過，「小思」緣起於「夏颺」的棄繁就簡，但我想補問的是，這筆名伴隨了你幾十年，會否增添了你的文風和理念有關的意義或聯想？還有，你對「筆耕心田」的標題有何會心之處呢？

小思

啊！真虧你想得到，神主牌上常見的老對聯，會那麼傳神寫意。只要不是「擺我上神枱」，那就好了，反正所有有心思的寫作人，都盼望「福地後人耕」的呀。至於「思」字，倒果真是一塊心田，幾十年來，別忘了加一個「小」字，才稱得上是我。小耕小種，順其自然，源我心志，談不上文風理念的意義。

楊

我在閱讀你的作品時，有一些想法。你常常運用一種孩童的、回憶的視角，這種視角，隨着年紀增長又會變化。你的散文集《翠拂行人首》，內裏篇章雖由黃念欣編選，題目卻是你自訂的。我查過題目出處，那篇同題散文〈翠拂行人首〉是《豐子愷漫畫選釋》中的一篇，寫於一九七〇年，卻由「楊柳依依」寫到「雨雪霏霏，滿頭華髮」，為甚麼這樣早就有像退休般的心境呢？待你真的退休後，文章風格又是一變。

小思

「翠拂行人首」，出自宋代詞人宋祁〈錦纏道〉，是豐子愷借題繪畫時用上的。我演繹豐先生的畫，也是無端生感，字與畫沒配上，卻與題配上了。原因只為了我很喜歡《詩經·小雅》的〈采薇〉。儘管眾多箋解，說甚麼戍役思人之切，我一讀，只深感楊柳依依，雨雪霏霏，那強烈對比，烘托了今、昔，聚、散的悲情，不必多着一字。而我又愛讀宋詞，喜讀周邦彥，不忘〈六醜〉：「長條故惹行客，似牽衣待話」，多年後，頓覺柳拂人首比柳牽人衣之情更微妙，不着痕跡，會記得一生一世。那不是寫退休般的心境，是少年想像的情愫而已。

楊

那你想不想聽一則黑色幽默？那時我們向莫可非老師說，師姐這些文章，唉，有點「哼唧唧」……



豐子愷漫畫選圖古詩今畫之二十

## 翠拂行人首

明川

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  
當年，湖畔有香塵十里，春風把柳陌的碧綠都凝住了，映得有半湖閉閉的春色。  
那時，我還年輕，總愛過着彫鞍顧盼，有酒盈樽的疏狂日子，等閒了春的殷勤，柳的依依。  
有一天，我向江南告別，只爲自信抵得住漠北的蒼茫。我對拂首的柳說：「你別挽留，我有出銷寶劍，自可不與人羣。」  
驀地，我從夢中醒來，發現了雨霖鈴聲，發現了滿頭華髮，發現了四壁空虛。我已經很累了，什麼都不願想，只想念會拂我首的柳絲。



豐子愷有多幅以「翠拂行人首」為題的畫作，下圖是刊於第九五四期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（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）小思（筆名明川）的專欄。

## 小思

其實莫老師沒看過我寫的文章。你們說的有點「哼哼唧唧」，應該並不是指我，而是指當年學力匡體寫「海呀山呀」的師兄師姐們。我讀初中二年級時，莫老師已經教我讀課外書，要我讀馮友蘭「貞元六書」：《新理學》、《新事論》、《新世訓》、《新原人》等等。印象最深的是他講吳偉業〈圓圓曲〉，講明末清初政治的不堪，譴責吳三桂降清之不忠……會背「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紅妝照汗青」的我，怎會「哼哼唧唧」？如果你認為我年輕時的作品哼哼唧唧，無病呻吟，我只能說的確是有種蒼涼感覺要表達，而非假意。

## 楊

我想問，你作為一個散文作家，在年歲增長，技巧漸漸爐火純青的時候，如何再寫過往那些較抽離於現實的文章？你覺得自己散文之美，究竟美在甚麼地方？你有沒有一種身為作家的自覺？

### 1

力匡（1927-1991），原名鄭健柏，另有筆名百木、文植。生於廣州，一九五〇年來港，任職中學教師及圖書館主任，於一九五八年赴新加坡從事教育工作。曾主編《人人文學》及《海瀾》，著有詩集《燕語》和《高原的牧鈴》、散文集《北窗集》等。作品見於《星島晚報》、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及《大學生活》等。力匡在港期間發表大量詩作，作品深受年輕人歡迎，文藝青年爭相仿效，人稱這些寫作風格為「力匡體」。

## 小思

我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上的專欄，一開始就關心作品要寫給甚麼人看。《一月行》<sup>2</sup>、《書林擷葉》<sup>3</sup>、《路上談》<sup>4</sup>、《豐子愷漫畫選繹》均如此，都給學生青年看，其中《豐子愷漫畫選繹》是寫給一些很需要感性文字的讀者看的，我知道那年代許多年青讀者喜歡這類文風。後來，在《星島日報》、《明報》寫專欄，一星期只有一篇或兩篇，五百字至一千字一篇，我不能估計甚麼人會看我的文字，但我很珍惜這發表機會。我有話要說，盼望以文字來道出心中所想，有人共鳴、有迴響的事。我一向不大寫抽離於現實的文章，這是我執筆為文的自覺。美不美，我不刻意去求，我要真。

## 楊

有話要說，即是作家本色，你還是不要逃避「作家」這個身份吧。讓我單刀直入問一句，你真是「都忘卻，春風詞筆」了嗎？還會不會寫較早期，像《豐子愷漫畫選繹》那種文風的散文？

2

《一月行》為小思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撰寫的第一個專欄，連載台灣之旅的遊記，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止（第五九一期至第六〇一期）。

3

《書林擷葉》為小思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以「盧飄」為筆名撰寫的專欄，由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第六八一期開始，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第七一五期為止，共十五篇。

4

《路上談》為小思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於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撰寫的專欄，後來分別由純一出版社和山邊社結集成書。（小思：《路上談》，香港：純一出版社，一九七九年十月；小思：《路上談》，香港：山邊社，一九八一年一月。）

## 小思

你既用姜夔的〈暗香〉垂問，我就回你：「又片片，吹盡也，幾時見得」？

## 楊

你不願自評，我能理解，那說說你對他人評論的看法吧。如李瑞騰在《今夜星光燦爛》的序言說你的散文風格「清爽親切，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」，我覺得很有意思。你固然能寫正氣、不外露的美文，但有時也有較綺麗的作品，例如〈秋之小令〉之類。你雖說過不喜歡「閨秀」這標籤，但這婉約風格又從何而來？

一九七九年十的《路上談》初版，  
由水禾田設計封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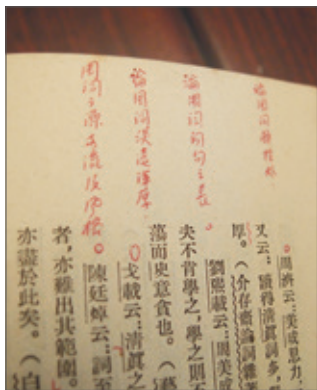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小思

我讀中文系，陶醉宋詞。一本上彊村民重編、唐圭璋箋注《宋詞三百首箋注》，自一九六二年至今，仍在枕邊，隨手翻開隨緣讀一闋。我讀宋詞，多配詞話細味。陳廷焯、周濟、梁啟超等等，一句中的，引我泛舟桃源。婉約者貴在含蓄，往往一字一句即令意境全出。我連寫散文也想這樣，故很難「有碗話碗，有碟話碟」，絕不合現代速食讀者口味。



小思讀了五十多年的《宋詞三百首箋注》，眉批、筆記處處可見。



楊

但同時你亦寫過許多雄辯而有氣勢的文章。記得你說過小時候曾代表學校參加演講比賽，又入選過辯論隊，最後卻因友情而「害怕」辯論。但在文章世界，我看你之後還是有許多因事而起的散文，皆理直而氣壯。《明報·一瞥心思》專欄的文章最見「事事關心」的散文特色，能否談談此一專欄與你以前的散文比較，在思想上、心情上以至文章題材和風格的最大轉變？

小思

從幼年在母親身邊，已慣聽母親講中國歷史、世界新聞。她也關心左鄰右里的事，例如她提議一梯三層六伙的唐樓住客科款合造梯間木扶手，以減上落危險，這種公眾事



在五十年代不作興的。我想「事事關心」就源於母教。我小學中學作文，都「事事關心」的。故在思想上、心情上以至文章題材和風格，都沒有多大轉變。

## 寫作路起步：「毅青社」的意義

樊

雖然盧老師您的自我定位是教師多於作家，但客觀上您一直寫作，發表數量相當多，成績備受肯定。您走過作家的路，由投稿到接連發表，甚至擁有自己的專欄，從您的歷程裏可看到香港文壇的一個面向。數年前您介紹我認識區惠本先生，從他那裏我得到的印象是，登上文壇對於五、六十年代的青年來說是很困難的。這次希望從您這裏了解成為作家要走的路、作家之間的關係，以至不同世代如何輪替。這些其實就是文學生產的機制。

5

區惠本（1938），廣東南海西樵人，幼年來港，一九五九年畢業於新亞書院文史系，一九六一年在新亞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。在嶺英中學就讀初中時開始投稿於《星島日報·學生園地》、《華僑日報·學生園地》等，後就讀新亞書院時與黃俊東、扎克（麥仲貴）合組文社「微望社」。畢業後曾任小學教科書編輯、《明報晚報》副刊編輯、《香港電視》編輯等。作品發表於《大公報》、《文匯報》、《新生晚報》、《天天日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星島晚報》等報副刊，筆名孟子微、穆逸、鄧國英、慧庵、于微等。

### 小思

這是一個好問題，需要詳細地分開幾個層次來回答。首先，我強調自己並非作家的原因，是我並不認為自己擁有作為詩人的自覺，或創作者的敏感與豐富聯想。在金文泰中學讀初中時，班上有喜愛寫詩的男同學，郭漢宗、徐柏雄都是那年代學界略有名氣的詩人。他們總是在寫詩，但五、六十年代並不像現在，有許多機會讓他們發表自己的作品，他們只能自掏腰包購買蠟紙針筆鐵板來製作油印本詩刊，分給同學閱讀。忽然一天他們「迫使」我當上一回《青年樂園》的編輯。一羣愛好文藝的同學聚在一起，自然會互相影響。他們說：「你不寫詩，不如試寫散文吧！」於是我便開始寫散文。

### 樊

那大概是甚麼時候？

### 小思

初中二、三那兩年吧。

### 黃

那份油印本詩刊有名字嗎？

### 小思

沒有。只是後來我們又在班裏組織辦壁報，便以「毅青社」作社名。

樊

「毅青社」是由金文泰中學幾位同學發起成立的？「毅青社」是「文藝青年」的簡稱嗎？

小思

忘了誰想出「毅青社」這名字來。後來班上的同學多加入了，我想指的是「有毅力的青年」。不過，社內真正創作的人不多，反而成為像班會性質的組織。我們曾以「毅青社」的名義設計壁報，方便同學寫作。可惜壁報上板後，卻被迫清拆，因為當時學校最害怕政治滲透，早已不滿我們結社了，還做壁報？當然禁止了。我任社長，要向校長申請，他要我找一位中文老師肯擔保壁報的內容政治正確，才批准面世。結果，連那些疼惜我的中文老師都因為害怕負上責任而不願意簽署擔保，校長便叫我們拆下來。我們只好無奈拆下。《青年樂園》那一次後，我們便不敢再以「毅青社」的名義出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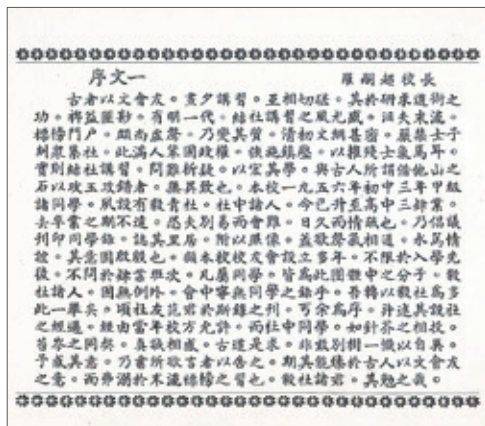
李

「毅青社」那羣男同學是怎樣的人？

小思

他們整天在寫新詩，但對古典文學的功課卻不大理會。有時甚至上課的時候，也偷偷在桌子下寫詩。有一次，中文老師終於發現他們的行為，知道他們在報紙上發表過作品，氣得在課堂上公開說：「你們現在得意洋洋，以為自己的作品很好，十數年後回望時，才知道羞愧！」當時，我將所有暗地寫下的稿子及貼着同學作品的剪報全都銷毀了。

《毅青社同學錄》封面、內頁及金文泰中學校長序文。



小思曾輯選《中國學生周報》(左)的文章，編成《舊路行人》(右)。

